

雍正

铁面皇帝

【勤政务实革旧除蔽】

● 思槐寒柳◎编 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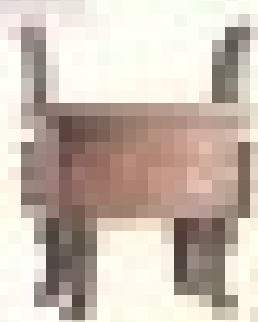


清世宗

西苑出版社

麻

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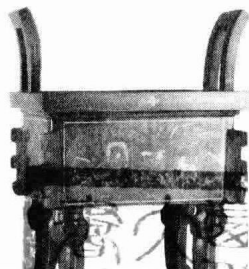
K827
1204

铁面皇帝

● 思槐寒柳 编 ●

雍正

清世宗

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面皇帝——清世宗雍正/思槐寒柳编. —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80210 - 631 - 4

I. 铁… II. 思… III. 雍正帝 (1678 ~ 1735) —传记 IV. K827 =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4443 号

铁面皇帝——清世宗雍正

编 著 思槐寒柳

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100143

电 话: 010 - 88624971 传 真: 010 - 88637120

网 址 www. xycbs. com E - mail: xycbs8@ 126. com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张 23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210 - 631 - 4

定 价 29.8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储位斗争的胜利者	(1)
第二章	雍正新政	(33)
第三章	分化瓦解集团	(90)
第四章	年羹尧、隆科多与雍正初政	(136)
第五章	整顿吏治	(174)
第六章	除掉年羹尧、隆科多	(199)
第七章	鸟尽弓藏	(240)
第八章	是非功过后人评说	(309)



第一章

储位斗争的胜利者

清朝康熙十七年，北京。

初冬的一天早晨，缕缕晨曦，透过了略带寒气的薄雾，给错落有致的紫禁城宫殿抹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；几只乌鸦栖息在高耸云天的古松柏树上，呱呱地叫个不停，给静谧的皇宫带来了勃勃的生机。

紫禁城深处，坤宁宫内，太监宫女们提着银壶，捧着金盆，往来不息。德妃居住的东暖阁中不时传出分娩时的痛苦呻吟。

“哇——”，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，使侍立在暖阁雕花大床旁的宫女太监们更忙得七手八脚，应接不暇。银壶热水，倒入红漆大盆；金盅美羹，端到德妃身旁；婴孩，裹入了金丝绣花缎袍。

此刻，二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正在乾清宫内认真地批阅奏章。皇上生得英姿勃发，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，目光炯炯，鹰嘴形的鼻尖挺直有力，疏落在唇边的短须细软幽黑。案桌上，摊着各大臣进呈的奏章。奏章中，朱笔御批的字里行间显示出龙蛇竞争的气势，当时，康熙皇帝早已平定了南明王朝，近年来又削平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党。现在，为使四境太平，国泰民安，康熙仍踌躇满志，对朝政必事事细究，躬身亲办，决不怠慢，以发扬先皇的宏图大业。

“皇上，大喜！……启禀皇上……”宫女气喘吁吁，飞入宫内，扑地跪报，打断了康熙的一番思绪，皇上抬头倾听。

“阿哥，又一个阿哥，……坤宁宫娘娘生了一个……”

康熙接到宫女的飞报，不由得喜上眉梢。他搁下手中的贡笔，对身边的太监喝道：“赴坤宁宫！”说着，皇上起身，离开御座，向外走去。

那时，康熙皇帝已经有过十个儿子，但是除了七岁的胤禔，五岁的胤礽和两岁的胤祉外，其余的都早夭了。按照清朝皇室的规矩，幼年夭折的，不作叙齿。因此，现在这个刚出生的阿哥排行第四，为四阿哥。他，就是后来巧夺清朝入关以后第三代皇帝宝座的皇四子——雍正皇帝。

康熙皇帝在众太监的簇拥下，穿过回廊，绕过花坛，匆匆来到坤宁



清世宗雍正

宫前。

皇上步出软轿，只见廊下四周红光笼罩，鹊雀争鸣，彩虹缤纷。康熙皇帝见此异景，一股快意在心中油然而起。

“怪哉？难道是吉人天相……”康熙暗自思忖着步入宫中，在金漆镂花宝座上坐定。

稍顷，一名太监抱着裹在金丝绣花缎袍中哭闹不停的婴孩，来到康熙皇帝座前。

康熙皇帝欠了欠身子，左手按着宝座的扶把，右手顺势捻了捻唇边的短须，俯首端详襁褓之中的孩子。那婴孩天庭饱满，面孔生得十分雄俊。胸前，有七颗紫薇色的星纹，团团环绕；手脚伴着洪亮的哭声，有力地蹬踢。

“奇矣？天有异兆，人有异相……”康熙皇帝微微颌首，望着新生的阿哥心中默念。

康熙皇帝对众人说：“朕把四阿哥赐名唤作胤禛。”

德妃乌雅氏听了，满心欢喜，连声称谢，众太监也在一边随声附和。

康熙四十六年，皇帝第六次南巡，仍安排太子胤初在京城监国。胤初接此重任后，四阿哥胤禛、八阿哥胤禩等皇子心里极为妒忌，他们都想趁着父皇离京之机，干掉太子胤初的性命，太子胤初得此消息，加紧防范。数月来，胤初居住的无逸斋时常闹斗，胤禩、胤禛等暗地里多次调兵遣将去行刺太子，太子胤初戒备森严，避了大祸，而那班行刺或防备的好汉却在刀下丢了性命。太子胤初每次得到刺客被杀的捷报，犹如火上添油，使得他对四阿哥胤禛等皇子的忿恨与日俱增，时常掷茶碗，摔玉器，无端发怒，暴躁不安。太子手下的侍卫、宫监，直至太子的师傅、亲信，见太子如此忧愁愤怒的模样，个个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但是，谁都拿不出既能遮人耳目，又能除却太子心患的良计。

自从太子胤初的亲信穆之识在胤禛的杖下毙命之后，太子的军师喇嘛阿坦旺布取代了穆之识的地位。一日，阿坦旺布在茶馆里打听到江湖上出现一种杀人利器“血滴子”的消息，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太子胤初的府邸，向太子胤初报讯。于是，就派人把铁冠道人请到府中，太子胤初设宴犒劳阿坦旺布和铁冠道人，并拿出许多钱财重重赏赐了他俩。三人促膝谈心。随着好酒入肚，一个杀害四皇子胤禛的阴谋设计形成了。

四皇子胤禛居住的畅春园门口红灯高悬，门两旁的石狮张牙舞爪，门上的铜钉锃明透亮。通红的大门敞开着，人来人往十分频繁……。这一切都显示出主人的地位。自从胤禛与太子胤初的怨仇日益公开化后，他便命手下的坐探一日三报太子的情况，密切监视着太子的举动。



四皇子善交江湖朋友，因此胤禛与太子胤初的争斗也成了江湖上一个热门话题。在苏州为胤禛解脱困境的李卫，一直在江湖上云游。这一日，李卫来到北京城，拜见几位江湖上闻名的高手。各位寒暄一番，话题自然又转到皇子争斗上来了。闲聊中李卫闻知铁冠道人已被太子胤初收伏，不由得心惊胆战，连忙起身告辞朋友，一路寻到畅春园门口。



两立两废的太子胤初

胤禛一见来客确是当初苏州客店赠金解难的恩人李卫，喜不自禁地说：“李兄，苏州一别已有许久，思念之情刻刻在胸。客店相逢，蒙李兄排难解忧，我实是感激不尽，终生不忘。后来我一直探问李兄的踪影，可是总无消息。想不到今日李兄亲自上门，我定好好的款待款待。”

“皇子不必客气。”李卫说罢，向四周扫视了一下，示意胤禛散去房内的侍卫宫监。胤禛会意，喝道：“退下！”

“夜闯府邸，希皇子恕罪。”李卫坐下说道：“我云游天下，认识的人数不胜数。早年在北京时，我就知四皇子是个豪杰，本想投奔，却无机缘。不料在苏州的时候，得见皇子无端受到店主欺侮，便特地赠金为皇子解脱困境。这次求见，也是想为皇子排除危难的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胤禛紧锁着双眉，刚才谦逊的神气消失殆尽：“李兄，什么危难？快快说与我听！”李卫见胤禛神色紧张，知道 he 已掂出话中的分量，便直言相告：

“太子胤初最近收伏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铁冠道人，这铁冠道人有件



清世宗雍正

名为“血滴子”的神秘暗器，他能在百步之外用血滴子来取人首级。四皇子与太子胤初常有争斗，江湖上早已风闻。如今，铁冠道人助太子，四皇子不是又将遇到危难吗？”

胤禛久与江湖上好汉交往，对血滴子有所耳闻。此时，李卫说得有鼻子有眼，胤禛不禁有些着慌，忙讨教道：“李兄，你有何计谋可保我平安？”

李卫凑近胤禛的耳边，把他的计谋向四皇子细细叙说了一遍。胤禛唤上宫监，好好款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稀客。

晚上铁冠道人果然中计被擒住，众人夺下血滴子，献给四阿哥胤禛。

原来，李卫料到太子胤初收伏了铁冠道人后，近日内必用血滴子来刺杀胤禛。因此他让胤禛换下衣服给稻草人穿上，脱下帽子给稻草人戴好，并赶制了一只胤禛的假面套给稻草人装上，让四太保在书房整天守候。天天静候铁冠道人的到来。胤禛本人则悄悄地躲在一边，暗暗指挥布阵埋伏。铁冠道人半夜行刺，慌忙间只知胤禛在灯下攻读，便下了手，谁想竟落进了李卫布下的圈套。

“押下去！”胤禛命侍卫把铁冠道人带下。然后和李卫等人把血滴子拿到火把前仔细观看，只见皮囊内漆黑一团，倒出稻草人头的残屑，里面寒光四射，令人胆寒。李卫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四皇子，你留着血滴子，将来可派大用处啊！”

“今日夺得血滴子，有你李兄的一大功劳。”胤禛喜出望外地对李卫说道。

李卫见胤禛高兴，又提醒道：“四皇子，铁冠道人决不可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胤禛问。

“江湖上的人物，有独门暗器的，决不会轻易传授给别人，也不会透露制作方法。你一定要好好款待铁冠道人，让他传授给你血滴子怎么制、怎么用的方法。”

“对，只要铁冠道人能传授机密，我仍保他荣华富贵。如他不愿，那么只能赐死无赦了！”胤禛斩钉截铁地说。

胤禛收了铁冠道人的血滴子，破了胤初的又一计谋，心里仍感到不能安宁。一日，胤禛又把李卫请到畅春园的密室对酌。席间，胤禛说出了自己满腹的心事。

“李兄，胤初失了铁冠道人，自然不会就此罢休，太子与我们怨仇越积越深，我倘若不加紧采取手段制服太子，则以后的灾祸难以预卜，兄以为如何是好？”

“目前的形势，依我之见皇子不必操之过急，如能暂时回避，少露锋芒，让其他皇子去争斗，则为更好。”李卫轻轻地说道。



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胤禛急急追问。

“八皇子胤禩自负高傲，又因生辰八字吉利，自认是帝王之相，早就露出争夺太子皇座的先兆。皇子不妨设法先鼓动胤禩去制太子，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如此你暂且退居后方，这叫作彼居其名，我居其实，事成则我得利，事败则其得罪，四皇子以为如何？”李卫说道。

“胤禩有智有谋，武艺亦高，且他收罗的门客不少，颇具实力。如果胤禩乘机占了太子的宝座，对我将来想继承大统则极为不利！”胤禛说出了心里的真正不安。

“皇子说得有理。”李卫呷了口酒，沉思片刻，接着说道：“胤禩身为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，心里对胤初太子一直耿耿于怀，觉得非常委屈，因此与胤禩结为一派，不过论智论勇，胤禩比胤禩都差得远了。要是能鼓动胤禩单独与太子抗衡，或许对皇子你会更加有利。

“对，”胤禛表示赞同，转而又问，“派谁去策动胤禩比较适当呢？”

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皇子手下的心腹大喇嘛巴汉格隆有些能耐，法术亦好，倘若能派他前往……”

“妙招！妙招！”胤禛听了李卫一番计谋后，不住地点头称是，立刻让侍卫唤巴汉格隆前来把酒消遣。不一会儿，巴汉格隆喇嘛随着侍卫来到胤禛的密室，宫监添上箸碗，三个人一起对酌起来。

酒过三巡，胤禛和李卫对巴汉格隆细细说明了情由，要他伪投胤禩处，设法运用法术联络胤禩去制太子。事成之后，胤禛答应，可以封为国师，还可辅助巴汉格隆重返西藏，恢复那里的红教喇嘛势力。

就这样，巴汉格隆就投入了胤禩门下。在他的策划下太子胤初遭阿坦旺布暗算，得了狂疾，整天昏昏沉沉。消息在宫里传开后，一般前去看候请安的贵胄朝臣，见胤初那好端端的伟男子一日之间就变成了个废人，都觉得非常可怜。八阿哥胤禩、大阿哥胤禔获悉太子的疯状后，却为阴谋得逞雀跃欢呼，设宴把酒相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四阿哥胤禛躲在幕后操纵着这场悲剧，暗自为李卫的妙计拍手叫好。太子胤初越是疯得厉害，胤禛越是笑得放怀。他既笑太子胤初的糊涂，又笑胤禩、胤禔的简单。

康熙皇帝外出巡幸，在苏州得到太子起病的消息，大吃一惊，马上起驾赶回京城。路上，又闻许多不利于太子的流言，先是说太子暴虐凶残，后来又说太子是嗜淫颠狂。于是康熙皇帝便传旨承恩公宝志昼夜兼程，先行探望太子病情。

按照常理，承恩公宝志奉圣旨而去探病是钦差，太子应该恭敬行礼，况且宝志又是纳喇氏的父亲，也即胤初的岳父大人，不论从公还是从私，太子胤初都应该谨敬从事。不料，太子胤初病得已不成体统，见了承恩公宝志，既不行礼，也不搭话，反而顺手抡起一个耳刮子，打得宝志七窍生



清世宗雍正

烟，眼冒金星，晕头转向，宝志想想女儿纳喇氏一片爱心，碍于情面不便发作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悻悻然地转身就走。

宝志回到康熙皇帝处复命，不看自己女儿的面子，也不顾女婿的情分，一五一十地把胤初无礼的情形和盘托出，禀报康熙皇帝。

康熙皇帝听了承恩公宝志带来的消息，不由地想起两件往事：

数年前，太子的亲信索额图曾建议太子胤初服御俱用黄色，和皇帝的用具颜色相同无异，这事当即遭到大臣们的非议。康熙现在想来，这话，虽然出自索额图之口，莫非也是太子胤初不妄于嗣君之位思想的外露么？

又有一次，康熙皇帝带着太子胤初和胤禔、胤禩、胤禵等阿哥巡幸塞外。返京途经永安莽喀国时，十四阿哥胤禵忽然染上疾病，瘫倒在病榻上不能随行。康熙皇帝见胤禵重病不起，不忍心抛下十四阿哥先行回京城，即命巡幸队列就地驻宿。随行的王公大臣却纷纷劝阻说，国君不可在外久待，原定归期万万不可变动。康熙皇帝遂对太子胤初道：“朕仍按既定日期返京，你替朕在此照料十四阿哥胤禵，至胤禵病愈一起返京。”

太子胤初随父皇出家门已有数月，归心似箭。他听得父皇要他留下，伴随照料十四阿哥，心里老大的不愿意，嘴里嘟哝道：“十四阿哥胤禵自有太医和宫监服侍，我去何用？”康熙皇帝听了勃然大怒：“如此逆子，竟敢违抗朕的旨意！你们虽不是同母所生，但毕竟还有手足之情！朕让你去，你不去也得去！”

太子胤初受到父皇如此严厉的指责，也只好乖乖地留下来，当晚，胤初唯恐康熙皇帝怒火未熄，再惩治他，便趁着夜色悄悄潜入康熙的行营中。偷偷地掀开帷幄，窥探康熙皇帝的行动方向，唬得康熙皇帝和侍卫疑他为刺客，拔剑欲刺，亏得太子眼疾，见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惊慌地哭道：“父皇！父皇，父皇息怒啊！”此时，康熙皇帝的侍卫才看清不速之客原来是太子胤初。

事后，康熙皇帝觉得太子胤初不遵训示，恣行乖戾，目无父子兄弟情分，又多次骚扰寝居，欲有废立胤初太子之意。那班王公大臣得知皇帝的心事后，纷纷旁征博引，上本劝谏皇上不可轻易废立太子，这才平息了康熙皇帝的怒火。

眼下，宝志禀报了太子胤初的疯疾，他见皇帝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动了真情，便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康熙皇帝神色怅然，掩卷沉思：朕征叛平乱，攘外拓疆，做了一番励精图治的事业，册立太子，原本想后继有人，永固大业，想不到胤初举止不符朕意，身体又遭疯病侵染，看来废立太子之事已不容再犹豫了。于是就指令翰林院起草一道废立太子的诏书，祭告太庙天地。胤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太子的宝座。

太子胤初被废的消息传到胤禔、胤禩二派皇子的耳里，他们各个乐得



手舞足蹈，人人都暗打算盘，使自己补升太子之位。依附各派的王公大臣也随之配合，一有机会便在康熙皇帝面前，各自颂扬胤禔、胤禛、胤禩等皇子的功绩，并以此来探听康熙皇帝补立太子的口气。

但是，康熙皇帝废了胤初后，并无再立其他皇子为太子的想法，他常对提议补立太子的王公大臣说：“日前朕已无意再立太子，百年之前，朕必择一可信之人与你们作主，以令你们倾心悦服，断不致赔累诸位大臣！”

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胤初与胤禛，胤禩以及胤禔等皇子之间的争斗情形，近来，康熙皇帝也略有所闻。皇帝对各皇子为争夺储位而大动干戈，十分不满，他想：兄弟争斗，竟致谋害性命，实出意外。朕尚健在，这班孽子便如此猖獗地争夺储位，一旦朕百年后，那班孽子岂不更为肆无忌惮了吗！想到深处，康熙皇帝不寒而栗，心头久久笼罩着一层阴影。

王公大臣中有人见皇上一直闷闷不乐，心情不畅，忖度出皇上的心事，于是密上条陈：“皇上治事明鉴，万事无失误之处，而众皇子不明事理，争夺储位，倘若不禁，必有伤亡，也于圣躬不利，请皇上宜早为众皇子定爵封位，以稳众心。此事若宜实施，祈速赐睿断。”

康熙皇帝见此奏章说得有条有理，对改善诸皇子之间的兄弟关系，颇有见地，便采纳此谏，择吉期颁诏宣谕天下：封胤禔、胤禔为固山贝子，封胤祉为诚郡王，胤禛为雍亲王，胤禩为廉亲王，胤祥为悦亲王，胤禔为恂郡王。康熙皇帝另又下旨：各皇子在宫外择址建造各自的府邸，今后一律出宫，安分守己居住，不得树党相倾。

康熙皇帝分封诸子这一着，本为提高这些皇子的地位，让他们各自安心，不再结党营私。可是这些皇子觊觎太子宝位的欲火，并没有因封王而平息，反而是越燃越烈，各自凭持显贵，互相摩擦。兄弟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，手足之情的裂痕越来越大了。

胤禛封了雍亲王，又搬进了雍王府，满心欢喜。连日来，雍王府宾客如云，筵席不断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。雍亲王天天宴请有功的喇嘛创客一同饮酒作乐，以谢各位好汉的帮助。

一天，雍亲王胤禛得知胤初还有十天左右就能康复时，要巴汉格隆想办法使他彻底疯掉。秋去冬来，寒风凌厉，大地萧瑟，万木凋零。

二阿哥胤初因服阿坦旺布献上的阿肌苏丸，中毒致病，被康熙帝废了太子之位，迁入咸安宫养病。好在当初，胤初并未将七粒阿肌苏丸一次服尽。所以，随着时光的推移，和皇宫太医的精心治疗，以及宫监们的悉心调理，如今阿肌苏丸的药性，在胤初身上已经逐渐减轻。但胤初的疯疾毕竟没有完全痊愈。他的神志仍然不十分清楚，口中还常含含糊糊地乱言乱语。

不过，胤初的病情比以前确有缓和。胤初情绪偶尔稳定时，尽管目光



清世宗雍正

仍旧呆滞，但非礼之举却断然皆无了。周围宫监让他喝药穿衣，尽心服侍，他也不像以往，怒目相视，乱砸器具了。见了妃嫔、宫女，胤礽也似乎有些知礼知羞了。这都是胤礽疾病缓转的表现，周围的妃嫔、宫女渐渐不再害怕他了，而且还时常对胤礽好意相劝。

但是，天有不测风云。一天，当他吃了阿坦旺布所进的食物后，突然病势又渐渐恶化了。

纳喇妃十分怜悯胤礽，时常往咸安宫探望。近来，她见胤礽病势减轻，心里也感到快慰与欣喜。



三阿哥胤祉

可是有一天，她又兴冲冲地来到咸安宫时，却见宫监们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道：“大事不好！二阿哥的病又复发加重了！”

纳喇妃急急来到大殿。她站在门口见胤礽蓬头垢面，穿着薄薄的内衣，独个儿痴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面。忽然，她又见胤礽两眼上翻，脸红如火，跳起身来，手执一支长长的烟管，似猛虎般地横冲直撞起来，砸得宫里的用品“乒乒乓乓”地乱响，并扯下挂在墙上的中堂字画，撕个粉碎。胤礽见到纳喇妃，嘴上含混不清地胡说，进而“嘿嘿嘿……”傻笑了一阵，然后张开大嘴，直冲出来，似乎要把纳喇氏吞吃下去一般，吓得纳喇妃急忙退出，两个身强力壮的太监连拖带拽地将胤礽拉了进去，把他强按在椅上。

咸安宫里的太监扶着惊恐的纳喇妃，来到边房禀奏道：“二阿哥的病，

本已日渐减轻，可是今日他又忽然变了症疾，哭哭笑笑，撕破衣衫，闹个没完，似失了魂魄一样。刚才那般情形，今日已有三次了，这真使奴才担心呐。”

纳喇妃伤心地听了太监的禀奏，蹙起眉额。她觉得此病变得太奇怪了。于是她让太监们继续哄着胤初，不要让他逃出门外去。然后自己匆匆前往乾清宫，亲自奏报康熙皇帝去了。

康熙皇帝与胤初终究有父子之情，他当下听得纳喇妃的急报，不由地从内心疼怜起胤初。于是放下手中正在批阅的奏章，带着宫内的许多太医，起驾匆匆向咸安宫赶去。

重犯疯病的胤初，见门外忽然进来一群人，他并没有认出其中还有父皇，只以为来了一班抓他的人。于是又横冲直撞，跳将起来，吓得那班太医无人敢上前。突然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发疯的胤初撞倒了一只一人多高的瓷花瓶，脆薄的瓷瓶顿时碎片满地。胤初一惊，弃下手中的烟管，逃到桌子底下，躲起来。康熙皇帝见了如此情形，悄悄掉下几滴眼泪，然后吩咐太医们悉心治疗，自己起驾回乾清宫去了。

侍卫见皇上离去，便把胤初从桌底下硬拖出来，又把他强按到床上，让太医们按脉听诊。太医们诊视了许久，悻悻然离去，他们回复康熙皇帝说：“二阿哥的症象已变，六脉停滞，魂魄四散，目前力大如虎，乃是回光返照，恐大事不佳！”

胤初病情加重的消息渐渐传开，承恩公宝志，国舅佟国维，散佚大臣鄂伦岱等一班王公大臣纷纷前来探视。大家看了，表面上都是非常悲伤。其实，这些王公大臣中，有些有兔死狐悲之感，有些却不以为然，只是敷衍了事，做做样子给康熙皇帝看看而已。

胤禔、胤禩、胤禵得知二阿哥胤初病势沉重，又听说父皇对胤初极其疼怜，他们也去咸安宫探望胤初。但是心里却都希望胤初从此一病不起，以达到他们谋夺太子之位的目的。不过，他们表面还显得很殷勤，时常去探望。大阿哥胤禔比胤禔、胤禩更忙，几乎每天都要到咸安宫来探视一次。表面显得悲伤怜悯，暗里却特别欣喜。他想，巴汉格隆喇嘛的办法确是灵验，待胤初一死，咱再和胤禩争个高下。

胤禵的宫中有个小小太监韦敏。他见胤禵每天都去咸安宫问病，开始他觉得胤禵本性善良，手足之情深厚。时间一久，他又发觉胤禵每次从咸安宫回来，总是非常高兴，异常快乐，并每天都设宴，招待一些贴心的喇嘛力士和依附他的王公大臣。韦敏纳闷，解不开其中的奥妙。

一天，胤禵又差小太监韦敏准备筵宴。空闲时，韦敏悄悄地问另一个太监寇安：“王爷近来特别高兴，每日设宴，不知有什么喜事？”

寇安乃胤禵的内房太监，常在其身边，知道的内情自然要比韦敏多一



清世宗雍正

些。寇安与韦敏原是河北老家的同乡，现在又同在胤禔处做事，自然相处得格外亲热。家里的事无不相商，情同手足。寇安听韦敏这样发问，便喜滋滋地答道：“你还不知道么，咱王爷快要做太子啦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皇上还没有下过恩命呢！”韦敏疑惑地问。



八阿哥胤禔

“嘿嘿！”寇安按耐不住地笑了笑，又说：“你这傻小子，皇上不是已经废了二阿哥的太子名位了么，可是太子不能空缺，总是要立的。再过些天，二阿哥一死，按立长嗣嫡的惯例，太子的名位，不就非俺大王爷莫属了吗！”

韦敏听到“二阿哥一死”的话以后，顿时惊呆了。韦敏原是二阿哥胤初的太监，当时胤初对韦敏也算很好。但胤初被废太子，移居咸安宫后，韦敏被总监调整出来，改派到胤禔处来侍候。韦敏来到胤禔处，却仍不忘胤初旧时对他的好处。前些天韦敏听说胤初的病渐渐有所缓和，心里高兴了好一阵。现在，他听寇安这么一说，不禁大惊失色。他又急急追问寇安：“你怎么料到二阿哥再过几天，便会病死呢？前几天不是说，二阿哥病情缓和了吗！”

寇安听得韦敏追问二阿哥的病，双目环视了一下，看周围无旁人，便凑近韦敏耳边，悄悄说道：“你不知，咱王爷后园设坛念佛的两个喇嘛巴汉格隆和阿坦旺布，就是在咒诅镇魔二阿哥的魂魄呢！”

韦敏听到阿坦旺布参与咒诅二阿哥，心中又是一惊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曾得宠于二阿哥的阿坦旺布喇嘛，也干起这类卖主的勾当来了。此时，韦敏心如火燎，但为二阿哥的生死担忧，他又按耐住心头的焦虑，不露出些许忧愤神色。

韦敏以将信将疑的神态，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，不是说后园设坛，是为祭祀大王爷的母亲吗？”

“根本不是，那不过是哄哄大家。”寇安说道：“设坛那天，大王爷命俺把一个画着二阿哥面符的草人抬到后园，埋入土中。那草人头上鲜血淋漓，身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二阿哥胤初的姓名、生辰八字，以及咒诅二阿哥的恶语。一同埋入土中的，还有十二个魔鬼禽兽般的小桃木人，煞是可怕。那不明明白白是咒诅二王爷吗？”

韦敏听了，倒抽了一口冷气又问：“难道那两个喇嘛要把二阿哥咒诅到死？”

“不错。据说，大喇嘛先做镇魔术，把二阿哥胤初魂魄镇住，使他疯而不愈。然后再把他咒死，估计再过十来天二阿哥就要没命了。”寇安答道。

“两个喇嘛怎敢如此大胆？他不知道谋害皇家性命也是不得好死吗？”韦敏紧紧地追问。

“喇嘛还不是奉了大王爷的命令才施起这类法术的嘛。此事你千万不能与外人说。”寇安带着神秘的语气叮嘱完韦敏，走开做事去了。

韦敏被寇安所说的这许多秘密搅动了心弦。阿坦旺布卖身投靠巴汉格隆做出陷害旧主的罪恶勾当，引起韦敏的极大憎恨，也触动了韦敏对二阿哥胤初的感恩报答之情。韦敏暗自思忖，旧主有难，命在旦夕，奴才岂有见死不救之理。

当晚，韦敏溜出胤提府邸，奔入宫中。他找到乾清宫总监，密报了大王爷胤提唆使喇嘛谋害二阿哥胤初的秘密。乾清宫总监接报，不敢怠慢，立即奏报皇上。康熙皇帝闻得此讯，气得脸色骤变，怒火中烧，马上宣承恩公宝志进宫，密令他迅即查究。

承恩公宝志惊悉女婿胤初遭到如此暗算，岂有不愤之理。他当即在皇宫内点了一彪御林军，直奔胤提府邸而去。

不消多时，御林军来到胤提府邸。宝志一声令下，御林军仔细搜查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在后园搜出了咒经、符文，挖出一个鲜血淋漓的草人和十二个桃木小鬼。宝志检点明白，便带着这批罪证进宫复命了。

康熙皇帝见罪证确凿，气得直拍御案。宝志假惺惺地劝道：“皇上息怒，那两个喇嘛狗胆包天，竟敢谋害皇家人命，此等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至于大阿哥胤提，念他初犯，臣意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算了。”



清世宗雍正

“不，绝对不行！”康熙皇帝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，“此案办理不公，难平人心。传朕旨意，命宗人府严拟具奏，不得有误。”

宗人府奉旨后，查办此案，果然异常周详。惊慌失措的巴汉格隆自知自己两次参与残害胤禔的活动，死罪难逃，又怕自己熬不了酷刑的折磨，就畏罪自杀了。阿坦旺布在宗人府受到严刑拷打后，供出自己曾经两次参与谋害胤禔的活动。不过，他为了推卸自己的罪责，一方面尽量把罪责推给巴汉格隆，另一方面又隐瞒了自己第二次给胤禔进食阿肌苏丸的罪行。这样，就使胤禔第二次旧病复犯的原因也被掩饰起来，使人们误以为是魔魔术所致。至于大阿哥胤禔，见巴汉格隆自尽，阿坦旺布招供，知道自己无法抵赖，因此只得硬着头皮，静待父皇的处分。

数天后，康熙皇帝罢宴宗人府的奏疏，立即下旨，把大阿哥胤禔革去贝子爵位，着宗人府严加看管囚禁。八阿哥胤禩与大阿哥胤禔素有瓜葛，略有嫌疑，交宗人府随时查看。喇嘛阿坦旺布凌迟处死。

雍亲王胤禛因巴汉格隆捐躯身亡，既懊丧又高兴。懊丧的是，失去一个办大事的臂膊；高兴的是，巴汉格隆一死，父皇查献阿肌苏丸的线索也就此中断了。

三月阳春，万木争翠。咸安宫内，幽静、爽然。廊台上的奇花异卉姹紫嫣红，争相吐艳。惹得几只勤劳的蜜蜂嗡嗡飞来，与早在此翩翩起舞的彩蝶竞相献媚。安详潇洒的铁树，棕榈，舒展着深绿的叶子，在一旁默默地沐浴着暖烘烘的春日。青砖铺地、玉石镶边的庭院小路边，长着簇簇小草，显得十分静谧。

正殿廊庑下，胤禔衣着素雅，戴着一顶结有红缙的便帽，正坐在椅子上手持书卷晒着太阳。自从巴汉格隆的魔魔术被康熙皇帝发觉破除后，胤禔在太医的精心治疗下，静心养病，疯症一天天好转起来。呆滞的目光渐渐有了生气，苍白的脸色稍有红润。他时而望望院里的花木，时而翻阅手中的书卷，眉宇间隐隐约约透出郁闷的神色。

“二阿哥，回房吧。在太阳底下看书，对眼睛不好。”站在一边的宫监轻声劝他回房休息。

胤禔用手使劲揉了揉双眼，没有吭声，又眯起眼睛看起书来。看着，看着，胤禔陷入了沉思之中：

自去年秋天误服阿肌苏丸以来，恍恍惚惚约过了半年，虽说喝了几百剂汤药，解尽了阿肌苏丸的毒性，但是，嗣君之位未能重得，才是他最大的心病。刚才，承恩公宝志前来探视，转达了亲附他的其他王公大臣的问候，祈望胤禔善自珍重，早日康复，以图东山再起。宝志的这番话，把胤禔耿耿于怀的遭贬怒火又重新点燃。